

中国当代作家



张辉

古船

九月寓言·柏慧·外省书/远河远山

能不忆蜀葵·丑行或浪漫

刺猬歌·蘑菇七种·海边的雪·夜思与独语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國圖書分類法
分類號：G256.2

中國航海史

古 船

中國航海史研究會
中國航海史研究會
中國航海史研究會

中國航海史研究會

中国当代作家

张辉



古 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船/张炜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中国当代作家.张炜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7310-8

I. 古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8472 号

责任编辑:胡玉萍

装帧设计:刘 静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古 船

张炜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94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1.875 插页 4

198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7310-8 定价 2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张辉

古 船

九月寓言

柏 慧

· 外省书 / 远河远山

能不忆蜀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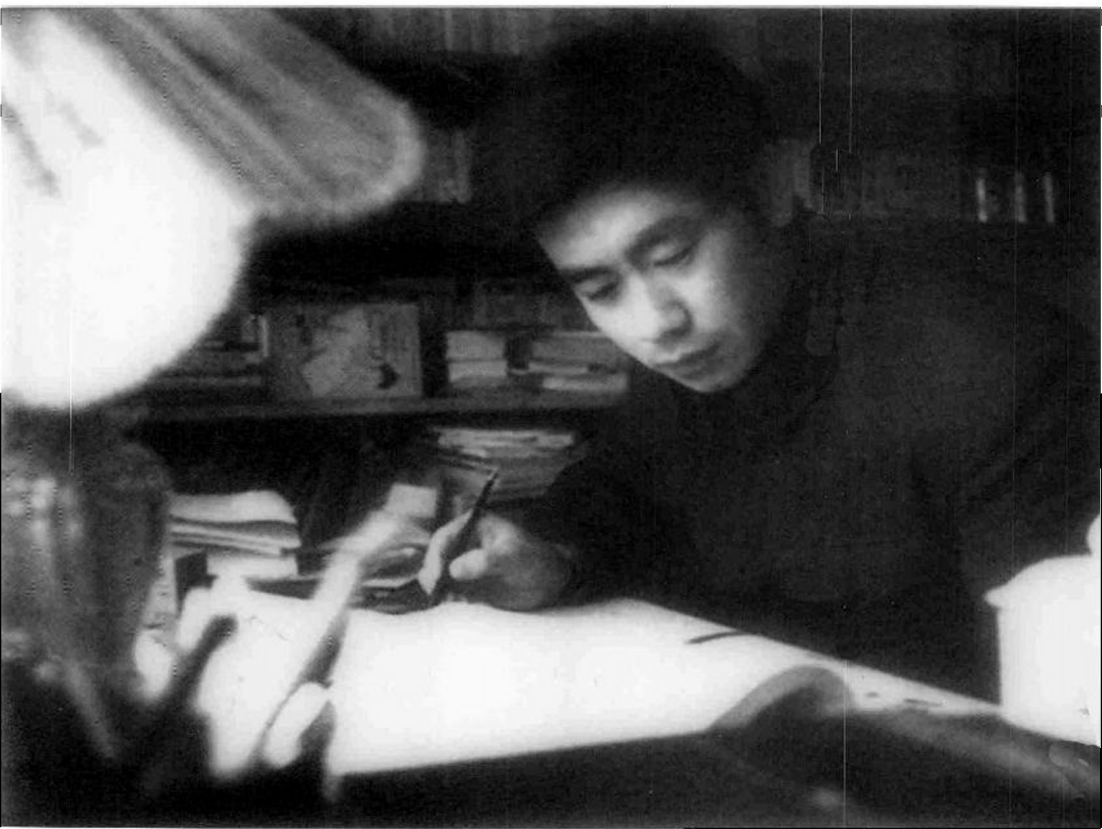
丑行或浪漫

刺猬歌

蘑菇七种

海边的雪

夜思与独语



张炜

中国当代作家·张炜系列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,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,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,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、艺术准备充足、善于思考、勤于探索的作家。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、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,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。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,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;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,不断地推出新作,超越自己。

今天,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;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、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;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;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、各行其道。此时,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,对当代文学事业,对作家、读者和文学工作者,对当前的图书市场,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基于这一认识,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。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

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,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;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,各系列卷数不等,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(长篇作品以书名)命名。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,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,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自序

这十卷本作品选集,主要由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组成,其中的长篇小说有七卷,占据了主要篇幅。十卷书的总字数计约三百三十万字,是我已发表作品总量的三分之一。

编选多卷本的作品集,对作者来说往往变成了一次总结和回顾,其中将会产生各种各样复杂的感触。对我来说,时下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:更早的写作练习不算,自收入小说集《他的琴》中的短篇小说《木头车》(1973—1975)算起,至今已逾三十年。人生的不同季节、文学的不同季节,一个写作者无论愿意与否,都得一步步走过来。

一位著名作家曾这样感叹写作生涯的尴尬和困难:一个作家孜孜以求,苦苦磨练和探索,直到了五六十岁这把年纪才算是懂得了一点点写作的奥秘,技术上也才趋于成熟,可是身体又不行了。

他的慨叹,我相信许多人都会赞同。可见写作是一场多么漫长和艰难的行走,又是何等的生命刻记,它需要多么坚韧的意志力和多么高超的技艺。不同的心情、境遇,倾听和诉说、追求、搏击、愤怒、欣悦,诸如此类,最后都化为了绵绵文字留在那里。一般而言,堆积文字是比较简单的事情,但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,又是最为艰辛和险峻的事情。这最后的一小部分人,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。文字之于他们,即是来自灵魂深处的苦痛哀伤,是无测命运的悲欣交集。

善良,洞察,牵挂,这对于一小部分人而言,不仅不可避免,而且注定了要终身相随。也许一个写作者的一生泅漫于文字之间,看上去会有相当斑驳杂陈的繁复颜色,但究其根本和质地,无非是

表达了他对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感情。感情远远重于学问知识,尽管它们往往是相互依存和交织的关系。

我写作数量最多的是长篇小说,其次是散文。但我最用心的,曾是短篇和诗。可是表述的欲望会随着阅历一起增长,后来我发现每次创作都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,我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文字和更大的释放空间。然而这对于我极为追求简洁凝炼的风格是相抵触的。于是我就将长篇中的冗长视为不可忍受的部分,一再地浓缩和压紧,删削与合并,以至变为最常用的写作方式。这种工作习惯将会保持很久,直等到情感与经验重重垒叠,必得冲决某种忍耐和限制,还有禁忌——那一天的到来,将是我另一种写作生涯的开始。

由于这套选集只是三分之一的选取,所以它们有可能是我全部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创作。但由于篇幅的限制,我又不得不将其他篇目割舍。那些文字同样是倾心蓄力的一次次劳作之果,是令我感激和难忘的写作岁月,它们有着另一种色泽。

时间对于人生来说短促而神秘,这如果从一个写作者的心底去感受,当会有别样的体味。十几岁时,具体到某一篇某一部的创作激动,至今还在眼前。只是年华几成追忆,刻舟难以求剑,待时光的逝水降落干涸之后,那把沉落的宝剑也许早就埋入了泥沙之中。

编选往昔作品不仅仅是一次深情的抚摸,还伴有更多的遗憾。此刻有一个平静的声音在心底悄悄鸣响,它是一声告知:不能够终止的生活和劳动,它在继续,在更新,在开始第一天和第一页。

三十余年的写作,经历了多少寒冷和炎热交换之季。这一切都刻在生长的年轮里了。美好迷人的阅读一直是我的口粮,但我却没有把握奉献同样的粮食。耕种是必需的也是愉快的,只有它才能让人保持长久的乐趣。我相信丰饶的土地,并期待着各种各样的生长。

2009年2月14日

第 一 章

我们的土地上有过许多伟大的城墙。它们差不多和我们的历史一样古老。高筑墙，广积粮，被认为是上上之策。于是在黝黑的泥土上，在贫瘠的山岭上，就有了那么多崇高连绵的东西。每座城下都流过血，滋润出一簇簇青草。庄严的齐国长城西接济水，东临大海，曾把整个山东半岛横切为南北两半。像很多城墙一样，齐长城如今也毁掉了。《括地志》上记：“（齐）长城西北起济州平阴县，缘河历太山北岗上，经济州、淄州，即西南兖州博城县北，东至密州琅琊台入海。”沿着它指引的方向去寻找古城的踪迹吧，总还能够看到几处遗址。临淄故城就是齐都，从公元前九世纪中叶齐献公由薄姑迁入，直到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灭齐，历经了六百三十多年。而秦汉时又完全沿用了齐故城，直到魏晋。齐国古城在一千多年的旷远历史中竟然一直不朽。芦青河发源于古阳山。古阳山地带也有一截城垣，是否属于齐长城就很难考了。有人在这一带多次勘查，结果不得而知。后来他们又沿河水北上四百里，来到中下游一座叫“洼狸”的重镇。那儿最触目的竟然还是一道城墙：整个大镇被一道很宽很矮的土墙围起来。墙基露着三合土，城是方的；拐角处陡然高大起来，并有包砖。砖的颜色已经像铁，最上一层的城垛还很完整。勘查者抚摸着砖石，仰视城垛，久久不愿离去。也就是这次北上，他们发现了一处极为重要的古都遗址：东莱子故城。遗址离洼狸镇很近，那儿有一座高大的“土堆”——仅存的一截夯土城垣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镇上人已经用它烧了几辈

子砖窑。砖窑自然马上被废止,并立起一块石碑,上面刻了金字,说明这个土堆是东莱子国的故城墙,属重点保护文物等等。洼狸镇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,但他们却从此知道自己的镇子曾坐落在东莱子国的都城里。事情再明白不过,大家都在“东莱子国”里过生活了。稍微展开一下想象,就依稀可见那在阳光下闪亮的甲冑,听到战马的嘶鸣。不过兴奋之余也多少有些遗憾:似乎古城城墙不该是那个“土堆子”,而活活就该是这镇子的高大城墙。

铁色的砖墙城垛的确也显示了洼狸镇当年的辉煌。芦青河道如今又浅又窄,而过去却是波澜壮阔的。那阶梯形的老河道就记叙了一条大河步步消退的历史。镇子上至今有一个废弃的码头,它隐约证明着桅樯如林的昔日风光。当时这里是来往航船必停的地方,船舶在此养精蓄锐,再开始新的远航。镇上有一处老庙,每年都有盛大的庙会。驶船人漂荡在大海上,也许最爱回想的就是庙会上熙熙攘攘的场景。老河道边上还有一处处陈旧的建筑,散散地矗在那儿,活像一些破败的古堡。在阴郁的天空下,河水缓缓流去,“古堡”沉默着。一眼望去,这些“古堡”在河岸一溜儿排开,愈来愈小,最远处的几乎要看不见了。可是河风渐渐会送来一种声音:呜隆、呜隆……越来越响,越清晰,原来就是从那些“古堡”里发出来的。它们原来有声音,有生命。但迎着“古堡”走过去,可以见到它们大多都塌了顶,入口也堵塞了。不过总还有一两个、两三个“活着”,如果走进去,就会让人大吃一惊:一个个巨大的石磨在“古堡”中间不慌不忙地转动,耐心地磨着时光。两头老牛拉着巨磨,在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的路上缓缓行走。牛蹄踏不到的地方,长满了绿苔。一个老人端坐在一旁的方凳上,看着老磨,一会儿起身往磨眼里倒一木勺浸湿的绿豆。这原来是一处处老磨屋。那呜隆呜隆的声音更像远处滚动的雷鸣。河岸上有多少老磨屋,洼狸镇上就有过多少粉丝作坊。这里曾是粉丝最著名的产地,到了本世纪初,河边已经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粉丝工厂,“白龙”牌粉丝驰名

世界。宽宽的河面上船帆不绝，半夜里还有号子声、吱扭吱扭的橹桨声。这其中有很多船是为粉丝工厂运送绿豆和煤炭，运走粉丝的。而今的河岸上还剩下几个老磨在转动，镇子上就剩下了几个粉丝作坊。令人不解的是那些破败的老磨屋为什么在漫漫的岁月中一直矗立着？它们在暮色里与残破的城墙遥遥相对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，又似乎在诉说着什么。

由一道城墙围起的这片不算太大、也不算太小的泥土地上，一代代生息繁衍了这么多人口。矮矮的小屋，窄窄的巷子，表明了他们生活得是多么拥挤。但人口再多再乱，只要从家族、从谱系上去看，就会清楚得多。血缘关系的纽带会把一些人执拗地联结在一起。他们的父亲、爷爷、老爷爷、太爷爷，再到儿子、孙子、曾孙子……图解起来像一串串葡萄。这个镇子主要由三大姓组成：老隋家、老赵家、老李家。老隋家的兴旺是其他两姓远不能比的。人们认为这与一族人的底气有关。在人们的记忆中，老隋家好像就是从粉丝工业上兴旺起来的，最早他们只有一个小小的作坊。到隋恒德这一代，老隋家到了最兴盛的时候。他们在河两岸拥有最大的粉丝工厂，并在南方和东北的几个大城市里开了粉庄和钱庄。隋恒德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隋迎之，一个叫隋不召。兄弟两个先在家里跟一个老先生读书，后来隋迎之又被送到青岛读洋书。隋不召常到码头上闲逛，一直逛到哥哥读书回来。他扬言说总有一天要跟上大船到海上去。开始隋迎之不信，后来终于害怕起来，就告诉了父亲。隋恒德用一片乌木板打了小儿子的掌心，小儿子搓着手，死死盯住父亲。老人最后终于从这眼神上明白过来，知道管教也是枉然，说一声“罢”，也就扔了乌木板。一天深夜刮起了大风，雷声不绝，被惊醒的隋迎之爬起来看了看，弟弟不见了！

隋迎之为弟弟遗憾了多半辈子。父亲过世后，他一个人接过了庞大的家业，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他也让孩子们读书，也偶尔使用一下乌木板。这时候渐渐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老隋

家开始走下坡路了。隋迎之的结局很惨。只是在死前那一段，他才忽然羡慕起隋不召来了，但这会儿什么都晚了……隋不召在水上漂荡了半辈子，大哥过世的前几年才回到镇上。他不认得镇子，镇子也不认得他了。他走路晃晃荡荡，把洼狸镇的街道当成船板了吗？喝酒，酒沫子从胡须上流下来，直流到裤腰上。这哪里是老隋家的二少爷，干瘦干瘦，走路时两条小腿不停地交绊，脸色蜡黄，眼珠都是灰的。他一张嘴就胡言乱语，吹得没有边儿，说这些年可见了大世面，驾船到了南洋、西洋，领头的就是郑和大叔。他叹息着：“大叔可是个好人哪！”没有人信他的话。他讲海上生生死死的故事，倒有不少年轻人围上听。他说行船得按《海道针经》上来，那是一本航海的古书。年轻人不眨眼地听，他倒哈哈大笑起来，说南海沿那些姑娘好啊……镇上人断定：这个人注定这辈子完了。老隋家也注定完了。

隋不召回来这一年该记入镇史。就是这年春天，有一个巨雷竟然打中了老庙。半夜里庙宇烧起来，全镇人出来救火。大火映亮了整个洼狸镇，有什么在火里像炮弹一样炸着，老人们说那是和尚盛经的坛子烧碎了。古柏像是有血脉有生命的东西，在火焰里尖声大叫。乌鸦随着浓烟飞到空中，悬巨钟的木架子轰隆一声倒塌了。除了燃烧的声音，人们还仿佛听到一种低沉的呜呜，忽高忽低，像是巨钟的余音，又像是从遥远的地方吹响的牛角号。令人震惊的是火焰就随了这声响忽高忽低。灼热的气浪把围上近前的人烤得大叫，火舌就像红色的指头一样伸出老长，把试图冲上去救火的人一个一个按倒。他们哼哼着，爬起来就再也不敢上前了。老老少少呆若木鸡，鼻涕挂在嘴巴上。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场大火。天放亮时老庙也正好烧完，接着大雨浇下来。雨水冲刷着灰炭，黑色的水流像浓厚的墨汤一样在街上缓缓流动。全镇人都沉默了，鸡狗鹅鸭也缄口不语。天一黑，大家都赶紧上炕睡觉，要说话也只是互相看一眼。十天之后，有一条远道来的船在芦

青河搁浅了。全镇人惊慌地跑到岸边：河心里停了一条三桅大船。河水分明是变得浅窄了，波浪微微地拍打着堤岸，很像是打着告别的手势。大家帮着拽那条大船了。

后来终于又有了第二条、第三条船搁浅。令人恐惧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：河水越来越窄，最后是进不来船了。人们眼瞅着一个大码头在慢慢干废。

整个镇子都变得懒洋洋的。隋不召在街上蹓着，一对小灰眼珠流露出深深的悲哀。隋迎之的头发花了，常常叹气。粉丝工业特别赖水，河水浅下去，就不得不停下几个磨屋。最让他忧虑的还有世事的变迁，一颗心像被什么日夜绞拧着。至于这个从大海上归来的兄弟，也愈来愈令他伤心失望。有一次几个女工抬着一箩湿粉丝去晒粉场上，扔下箩筐就慌张地跑回来，说今天无论如何也晒不得粉丝了。隋迎之搞不明白，亲自到场上看了看。原来是隋不召一丝不挂地仰躺在细细的白沙上，舒服地晒着太阳。

隋迎之的大儿子隋抱朴当时已经长得天真可爱，到处跑动，人们见了都说：“老隋家的又一棵旺苗。”隋不召也特别喜欢这个侄子，常常把他扛在肩头上。他们最常去的就是那个干废的码头，望着变窄了的河道讲一些船上的故事。抱朴慢慢长高了，长得挺拔俊逸，隋不召不得不把他从肩上放下来，又去扛小侄子见素。抱朴这时候已经很懂些事情了，父亲悬腕为他书下几个大字：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。他希望儿子将其当成座右铭。抱朴恭恭敬敬地收了起来。这一年的春夏秋三个季节无声无息地过去了。冬雪落在闪亮的河冰上，覆盖了河道，覆盖了河岸上那一个个古老的磨屋。雪天里有不少人跑去看老李家的一个和尚打坐。看着老人泛青的头顶，人们不由得就要去回想那座辉煌的庙宇；同时也想起停泊的帆船，欸乃之声不绝于耳。老和尚打坐完毕常常就讲起古来，大多数人却觉得像谶语一样费解。

齐魏争夺中原，洼狸人助孙臧一臂之力，齐威王才一飞冲天，

一鸣惊人。秦始皇二十八年先到鲁南邹峰山,再到泰山,最后来到洼狸,修船固锚,访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神山。孔子四方传礼唯独不来齐东,野人知礼。圣人尚有遗落未知之礼,派颜回、冉有来夷族求礼。他两人在芦青河上猎鱼,学圣人钓而不纲。有一洼狸镇人听墨子讲经十年,出自他手的飞箭能行十里,而且驷然有声。他磨一面铜镜,可以坐观九州。洼狸镇还有有名的僧、道。李安,字通妙,号长生;刘处玄,字长真,号广宁;皆洼狸人。万历年间飞蝗如云,遮天蔽日,人食草、食树、食人。镇上一高僧静坐入定已经三十八天,后经徒弟用铜铃引醒。高僧直奔城头,手搭凉棚道一声“罪过”,满天蝗虫收入袍袖,又被他抖入河底。长毛造反,四村八乡的百姓跑到洼狸城下,危急时城门大开,救了四村八乡……如净琉璃,内现精金,以前妙心,履以成地!

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懂,大家还是十分激动。长时间来,全镇忍受着令人难堪的寂寞和无言的痛楚。河水消退了,码头干废了,听惯的行船号子也远远地消逝了。一种说不清的委屈在人们的心底泛起,渐渐化为愤怒。只是在这嗡嗡的讲古声里,有人才醒悟过来:老庙烧了,那口巨钟还在。岁月把雄伟的镇城墙一层层剥蚀,但还有完整的一截,余威犹存。大家似乎觉得:没有了那么多外地人来镇上搅闹,倒可以生活得更福气。儿子会更孝顺,女子会更贞洁。

河水无声地流淌着。窄窄的河道,水面上泛着苍白的颜色。一个个“古堡”似的老磨屋矗在河岸,渐渐有青藤攀上石基。大多数老磨屋沉默了,只有几个巨磨还在一天到晚地转动,发出“呜隆呜隆”的声响。牛蹄踏不到的地方,青苔越来越多了。看磨老人用木勺叩击着黑洞洞的磨眼,发出“哐哐”的声音。老磨缓缓转动,耐心地磨着时光。远处,那段高耸的镇城墙与岸边的老磨屋久久对视,沉默无言。

外面的人似乎把洼狸镇给忘掉了。不知又过了多少年,才有

人重新记起她来。当然,外面的人首先记起的还是那一截镇城墙。当时我们的土地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到处都在沸腾。人们完全有信心花上几年的时间,超过英国,赶上美国。外面的人就是在这时记起了镇城墙的,记起它的上面有好多砖。于是,一天清晨拥来一群人扒城取砖了。洼狸镇一下子呆住了,不少人激动得啊啊大叫。但扒城的人群手持一杆红旗,镇上人知道有些来头,就急急差人去喊四爷爷来。四爷爷当年不过三十出头,因为他在老赵门里辈分最高,所以人们也就这么喊。当时不巧他发疟疾,在炕上折腾了一天,实在没有力气爬起来。去的人是隔着窗户纸向四爷爷报告的。四爷爷听了,轻轻哼了一声,吩咐道:

“闲话没有,先去把领头那个人的腿砸断。”

镇上人抄起抓勾、扁担拥出了城门。拆城的人正在兴奋的时候,没想到一眨眼给围困起来。洼狸镇人挥起扁担就打。被打倒的人爬起来嚷:“讲不讲理?”举扁担的红着眼睛还一句:“龟孙子,祖宗的城都敢扒,哪还有理!”说着扁担又从空中落下来。拆城的人被迫自卫,纷纷把手里的器具架在头上。有个打头!闷气憋了几十年,好哇,看家伙。洼狸镇人弓下身子,个个都机警地四下瞟着,猛然就平地跃起,挥起扁担,下手恶狠。拆城人慌了。正在这时突然传来凄惨的一声长喊,在场的人都不由得住手去看:原来是那个领头人的腿被打折了;一边正站立着一个镇上人,他嘴唇发青,颊肉微微抖动,头发一根根直立起来……明白了,这是恶手,不是唬人。洼狸镇大清早抖出了几辈子的凶气。拆城人不敢犹豫,抬起断腿的人就逃散了。一截城墙就这样保住;以后的几十年里虽然动乱不止,但仅仅丢失了三块半老砖。

城墙骄傲地屹立着。也许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摇撼它,除非是它根植的那片土地本身会抖动起来。老磨鸣隆鸣隆地转着,耐心地磨着时光。那像古堡一样矗立着的老磨屋,青藤已经从基石攀到了屋顶,又在石墙上织成一面网。又是很多年过去了。